

盛成

顧問

劉惠孫

嚴微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九三老人顧廷龍敬題

第一輯(三)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方寶川編

太谷學派遺書
(三)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太谷學派遺書（一）

方寶川 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24—6號

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裝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8.3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

廣陵編號：97XZ·200 定價：（精5冊）680元

李光炘及其著述

方宝川

李光炘是太谷学派南宗的创始人。他为太谷学派在黄崖案后，能不绝如缕，又发扬光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李光炘是太谷学派二传中唯一有年谱行世的一位传人。该年谱由其弟子谢逢源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编成，题为《龙川夫子年谱》。谱起嘉庆十三年（1808年），迄光绪十一年（1885年），凡七十八年。编年为纲，纪事为目。编者随侍其师二十七年，自称：“己未（1859年）以前，事实闻诸夫子。丙寅（1866年）至丙子（1876年）十年，离群索居，仅得大略。丁丑（1877年）而后，南北追随，未离左右。”①所载大都亲见亲闻，颇称详明。举凡李光炘的生平、学行、起居、师弟、同学、交谊等，皆有辑录，是研究太谷学派历史难得的一份珍贵文献。惟其中搀杂诡诞怪异之事，迷惘难测，又为太谷学派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另有别本题曰《李平山先生年谱》，系黄葆年所删定。有关神怪之事，删除殆尽，意在存真。

据《龙川夫子年谱》载：李光炘（1808——1885年），字晴峰，号平山，道号子炘，又号群玉山，晚号龙川老人。江苏仪征人。父佳翰。兄弟四人，光炘排行第二。子三：长元生，后改名汉章，字少平，次道生，后改名汉文，字少峰，三阳生，后改名元培，字季平。光炘幼寡言笑，七岁

入塾，不能成诵。」十二岁，大病一场，昏迷数日。病愈后，「心神朗豁，六经子史，过目成诵。」十五岁入邑痒，二十岁成婚，二十一岁食廪饩。

道光十一年（1831年），李光圻与其表兄张积中一起赴扬州，拜谒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与之「辩难三昼夜，皆闻所未闻，因共受业于门焉。」不久，李光圻的父亲及兄弟，均拜从太谷门下。次年（1832年）春，李、张「复谒太谷于邗，授心法。夏四月朔，太谷终。」李、张等门弟子奉葬于仪征之青山。李、张二人受业太谷不及百日，而太谷则指定他们承衣钵，继遗志。二人遂山居十年，凡上庐山，追寻太谷悟道的途径，并与陈一泉等其他同学朝夕讨论，领会师说。前后二十余年，苦思冥想，终于「豁然贯通，头头是道。」

李光圻原为素封之家。为了实践师说，曾多次倾家赈济灾民。后「家道中落，贫不能支。」身居茅屋，四壁萧然，不改其乐。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避金陵，正式收下王启英（字孟华）、王启俊（字仲杰，后为张积中婿，转拜北宗门下，黄崖案后，复执摯光圻门下）两兄弟为门弟子。次年（1849年），移居扬州海岛巷。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进军扬州，李光圻避乱迁于邵伯乡高桥。时刑部侍郎雷以诚聘请入幕，因政见不合，弗就。以后三、四年间，漂泊南北，行踪不定。咸丰九年（1859）至十年（1860年），谢逢源（原名鹰，字平原，号石溪）、谢希鲁（字东侯）兄弟二人先后拜从。李光圻命逢源着手编订《周氏遗书》「南本」，以供讲学之用。同治元年（1862年），弟子日多，率逢源等游江都龙川，择地集贤，营建讲学之所，旨在实现周太谷要他「传道于南」的遗训。逾年，屋成，题曰「龙川草堂」。李光圻手书楹联曰：「开一瓣青莲，犹是濂溪遗爱。望千秋紫气，依然柱下风流。」又曰：「至精至变，至神宵归，简易不惑，不忧不惧，悉本《中庸》。」

道周楹联云：「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左屏五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屏五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显而易见，完全是一个儒家学派。其道统渊源及问学途径，亦一目了然。龙川草堂的建成与开学，标志着学派南宗的正式形成。李光圻率领众弟子，「以瓜祭祀太谷。」同治二年（1863年），蒋文田（字子明，号龙溪）及门拜从。李光圻在龙川草堂讲学讨论，往往达旦。反复推详，声出金石。为了门弟子学道之用，「命逢源载笔记言，曰《龙川弟子记》。」三年（1864年），黄葆年（字锡朋，一作隰朋，号希平）由蒋文田引见，拜从及门。五年（1866年）十月，山东「黄崖教案」发生，学派北宗殉难殆尽。「时风鹤之际，处处有之。」为了避祸，李光圻一迁于储家渡，再徙天滋河，三赴潮江，四奔如皋。从之者惟季平、拱銓二人。由于迁徙无常，及门星散，龙川草堂亦赁为学塾，停止了讲学。七年（1868年），形势稍平，部分门弟子回到泰州，作重九之会，为同人散后第一集。李光圻感慨万千，作《牧马归群图》以志之，题曰：「清秋佳会重阳节，旧雨新霜两不忘。牧马归群从此日，化龙池畔好相将。」八年（1869年）迁祭器于东皋，复修俎豆，拟重开讲舍，起纘道统。不料，又遭张、严、邓三人构陷，再次被迫徙居。「北涉溟洋，南浮淞泖。」后赖康、吴、熊三君左右之，始免于难。」十二年（1873年），燕居泰州，讲学复兴。召门弟子，拟考龙门。曰：「学人不过龙门，终不能超贤关，入圣域。」后因种种原因不果行。

光緒三年（1877年）十月，李光圻在被迫离开龙川草堂后的十二年，第一次回到龙川，从遊弟子九人。五年（1879年），黄崖子遺吳載勳，历经劫难，辗转南来，转拜李光圻门下。八年（1882年），刘鷟（字云抟，又字铁云）正式拜从。九年（1883年），毛庆蕃（字实君）及门。是年，幸免于难

的黄崖弟子虞作恭(字伯允)、虞从哲(字季升)、赵成(字伯言)、赵宽(字鸣岐)等,相继南来交流师说。十月,「命建安删书存二十七篇,命锡朋删诗存八十一篇。」次年(1884年),率众弟子遊上海。十一年(1885年)八月,回泰州,一病不起。十一月初三日,病逝泰州。门弟子二十七人奉葬于仪征青山。

纵观李光圻的一生,主要以讲学为手段来起继学派道统。据黄葆年回忆说:「其师讲学时,「诵经也,至味,出于音声,洋洋乎,其盈耳。……说经也,无隐不见,无微不显,至精至神至变,而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而与能。」②尤其是在龙川草堂讲学时,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直至黄崖案后,为了免遭牵连,对招收弟子,才有所选择。据《龙川夫子年谱》统计,除了上述的及门弟子之外,先后拜从的尚有:吴子登(名嘉善)、顾裕禧(字吉人)、江岷(字子若)、顾牧(字子占)、周璧(字蓝田)、颜秀(字实甫)、刘燕成(字子英、一作子音)、祝楨(字汉臣)、丁如愚(字鲁生)、王树滋、陈士毅(字建安)、郑来章、曹嘉福(字履成)、王锦章(字玉相)、吴大全(字育才)、吴嵩庆(字仰斋)、王锦明(字昼堂)、康藉仁、刘玉山、熊景韶、吴尧臣、包德庵、周沛霖、王锦云(字岫生)、王锦春(字雨生)、唐人鑑(字又苏)、李贡镇(字听生)、诸乃方(字嗣香)、高文誉(字雨村)、李长乐(字汉春)、徐显照(字月楼)、达桂葆(字听香)、张国英(字云汉)、赵永年(字明湖)、高尔庚(字星仲)、黄樾(字木犀)、刘梦熊(字渭卿)、陈文铎(字木天)、王月卿等。其中既有达官名士,又有一般平民。如毛庆蕃曾官至陕西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张国英、李长乐官至提督,刘鹗亦是一位才华出众、斥驰不羁的名流。他们与李光圻一见之下,均心悦诚服,执贽称弟子。李光圻晚年「在海陵,尝曰:「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有锡朋,则讲学益明。」又曰:「子明好学,

可为教授也，石溪通变，可使四方也。」③又曾作诗《赠黄隰朋》曰：「汝南晨鸡喔喔啼，牛医头角独峻峭。他日可能为吾舌，不愧天生黄隰朋。」④病重时，「谓逢源曰：『吾将行矣！……数定锡朋明年当赴山左，承嗣北宗。将来道运之兴，由北而南，南隐北显。』」⑤诸此可证，得龙川衣钵者，黄蒋二人，李光炘还希望黄葆年能赴山东，联络北宗学人，实现其南北合宗的遗愿。

二

李光炘以讲学为主，述而不作，著作不多。据《归群宝籍目录》所著录，为门弟子所编的著述仅有六种：《李氏遗书》、《龙川先生文集》、《龙川先生诗集》、《龙川弟子记》、《观海山房追随录》、《龙川太夫子遗著》。现尚流传于世的则有以下六种：

《李氏遗书》一卷，系李光炘著述之精华。全书篇幅虽小，议论却十分深刻。着重阐释了对儒家「仁义」、「孝弟」、「性情」等内涵的理解。如曰：「我闻诸太谷曰：『人舍仁而奚为仁也者？上达乎先觉，而下达乎后觉者也。』……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立人，安之功，己达人者，怀之德。朋友信之者，欲立斯立，欲达斯达。近譬诸身，而艮兑乾坤之说，或几乎尽矣。」至于「性情」之说，更多标新立异，大不同于宋儒。云：「性也者，合德为仁者也。情也者，配义与道者也。失性则天地莫位，失情则万物莫育也。孟子道性善，道以此也。」等等，说明了性与情的结合以及存在的必然性。李光炘还曾自言：「我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书之长处，我所能，古人皆能也；诗则古人所能，我亦能也；文则我之所能，古之文人皆不能也。文必传，诗词小道，陶写性情而已，毋付梓。」⑥可见他对自己的文章，自视甚高，亦欲流传于世，并无秘不传

人之训。据谢逢源称：「师有遗书一卷，附《十三经或问》后。」⑦刘鹗原藏的十册本《周氏遗书》之后，即附有一册《李氏遗书》。二者装潢、行款相同，十一册共为一函。刘鹗四子刘大绅于一九三三年编印《龙川先生诗钞》时，将《李氏遗书》与之合刊印行。又附李光炘所撰《素隐术》一篇。该文虽仅七百五十七字，也是研究李氏思想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整文本于《周氏遗书》。《易图说》认为：「圣人述天地自然之道，百姓亦皆以为隐也，圣人实无隐乎尔也。圣人无隐乎尔，而百姓终以为隐者，圣人之书可得而见，圣人之言可得而闻，圣人之意，不可得而窥也。然圣人之意，实于圣人之言发之，圣人之言，实赖圣人之书传之，微圣人之书后，虽有圣人作，莫可得而述也。……《易》，隐者也。天地素位而行者也。明乎天地之素，而《易》之隐者不隐矣。遵太素，穷太易，为乎弗为素隐述。」此当为「素隐」之取义。综观全文，合论天地人物，极其变化情态，出入太极、无极，运用动静虚实之说，十分精彩。《归群宝籍目录》未著录该文。

《龙川先生诗钞》不分卷，《归群宝籍目录》著录为《龙川先生诗集》二卷。泰州图书馆藏本《群玉山房诗钞》和《群玉山房诗续》各一卷。据笔者所知，传世的《龙川先生诗集》有《归群草堂抄本》、「清光绪、宣统间扬州龙川祠堂木刻本」、「南棧氏排印本」和「一九三三年刘大绅、潘孝侯在天津刊行的重印本」四种。刘、潘重印本，半叶十一行，行三十二字，厘为《龙川先生诗钞》和《龙川先生诗文补钞》两个部分。所录诗作与泰州本《群玉山房诗钞》及《群玉山房诗续》相同，仅篇次略异。但《群玉山房诗钞》未附的《论诗文》、《论书法》二文，以及《群玉山房诗续》未附的《论书》一文，为重印本所无。而重印本附录的《李氏遗书》、《素隐术》、《张石琴诗三首》及《汪大竹失题诗》亦未见于泰州本。

龙川诗作，以叙情抒怀为主，间有纪事、咏史之作。诗格清新，意境高雅，有「天风吹我下蓬莱」之感。其抒怀言志，情真韵长；叙事自然，不事雕琢；咏史慨叹，寓意深刻。如诗集首列《东夷操》、《西夷操》二首，以歌颂舜之大孝和文王之德之纯。辛亥七月重游西湖，秋颯钱君仍居湖上旧馆，得七律四章，即书赠别，语义闪烁，似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射雉吟并跋》则记载了黄崖案后，在如皋避难事。所有这些，均可与《龙川夫子年谱》相表里。

《龙川弟子记》不分卷，系谢逢源于同治二年（1863）年起，尊命记录的讲学笔记之汇编。现存仅谢逢源亲笔抄稿本一种，红格纸行书四册。全书分内外篇，按类编排。内篇分：「《图书》（附《九畴》）、《易》、《书》、《春秋》、《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佛、道、天地、人物、政事」诸目，外篇除了上列内篇诸目外，又多设「鬼神、文学、字说」三目。其内容颇称庞杂，精粗不一，前后尚有重复之处，可能是未经删订之作。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成了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李光圻思想的重要文献。概而言之，有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对于太谷《易》学的阐发和总结，旨在说明自然界的生机原理和人的身心性命修养，且善于引用佛、道之言来解《易》义。如《内篇·易》曰：「乾坤是赤黑二气，人身中有赤黑二血，粘系命络。」《外篇·易》则曰：「乾坤身命也，坎离心性也，咸恒者，坎离之妙用也。既未济者，乾坤之变体也。离南，君道也；穷其君道之极至，曰先王。坎北，子道也；穷其子道之极至，曰后。后者，身也；先王，命也；大人，性也；君子合心性而言之也。故乾坤坎离为天道之本体，咸恒既未济为人道之大用。欲修乾坤者，必先修坎离；欲修坎离者，非咸恒莫能知也。……老子以咸为谷神，以恒为不死。佛氏以恒为常住，以咸为真心。圣人以恒为礼门，以咸为义路，皆入德之门也。」所

言皆太谷《易》学之特点及关键性的问题。

其次，对儒家其它经典的注解，亦多有独到之处。如《内篇》说：「《礼记》一部，如廿一史，然是说人的念头。」析《中庸》云：「素隐行怪是汉学，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是宋学，君子依乎《中庸》，邈世不见知而不悔，是空同之学。」说：「《论语》总纲是能近取譬，《孟子》总纲是反身而诚。」而《外篇》注《大学》曰：「致知即是正心，格物即是诚意，知致而心无不正矣，物格而意无不诚矣。……曾子《连山》之学，首重诚意，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者，曾子合性命而言之也。』子思、孟子则不然。孟子道性善，子思曰天命之谓性，是皆教人从致知入门，正心之学也。」以及「我非必欲求异于诸儒，实欲发先圣之心传，不得已也。学人祇知遇欲去私，在心上讲求，虽百倍其功，终不能见性也。」说明了太谷学派崇诸儒而立异，是自有渊源，即数千年先圣之心法，口口相传之秘。并非故意惊世以骇俗。

第三，该书反映了李光炘在讲学中，曾较多地引用佛道经典来说教，如《楞严经》、《心经》、《金刚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坛经》、《法华经》、《道德经》、《参同契》、《悟真篇》等。且在《内篇》中，还专门设立「佛、道」类目，谈论佛、道二氏。然观其所云，亦只是贯彻太谷以来的「窃比则为功」的思想，以便达到劝人为善和讲学方便的目的，实无兼宗之义。如《内篇》云：「道家以上清譬目，真境也；太清譬耳，仙境也；玉清譬口，圣境也。佛氏以文殊譬眉，普贤譬口，观世音譬眼，地藏王譬耳。吾儒以曾子譬身，冉子譬心，颜子譬性，闵子譬命。」《外篇》则曰：「道家重修身，谓有身而后有命。佛家重修命，谓有命而后有身。圣人教人身命合德，下学而上达也。……老氏说法，由实而空。佛氏说法，由空而实。圣人不偏不倚，中庸而已矣。」已很透彻地说明了三

教之异同和儒学之精髓。

第四，该书《人物》一目，对身心性命的修养及天理人欲的关系，作了十分精辟的剖析。例如：关于身心性命，曰：「众生不知身命是二物，皆从原始祖气而来。……天命，人心也；人心，天命也。人心有常，天命则有常；人心无常，天命则无常。此先天而天弗违者也。身心性命，祇是身命性情。」又说：「心从息是下学，息从心是上达。无事时要心从息，有事时要息从心。息从心是主敬，心从息是存诚。只此知觉者命也，运动者身也，合德性也。又照管一身者心也，周流无滞者息也。皆身命之主宰，流行而会归于性者也。息也者，我与天地万物共之也。心息相依，即是万物一体，即是物我无间，即是人已合德。」其意思就是：身心性命就其各自的内涵而言，有不同的特点，但具体表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又是统一的整体。太谷学派强调的身心性命修养途径，应由身而心而性而命，最后以至于天，即所谓的「下学上达」，只要以身体道，就可心息相依。实质上也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关于天理人欲的关系，则是太谷学派立异于宋儒的根本之处。曰：「天理不远乎人情，人情乖即天理蔑也。凡夫溺情欲紊三纲，二氏断情欲绝三纲，圣人不断情欲而不为情欲所牵，不绝三纲而不为三纲所累，以其所以异于凡夫二氏也。」又说：「于天理中看出人欲流行，仁之至也。于人欲中看出天理流行，知之极也。故曾子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天下鲜者。』因此，在李光炘看来，『好色好货好勇皆人情也。』无可非议。关键的是在于不能沉湎其中，『一沉湎，便不可救药。』李光炘的这些大胆而精辟的论述，充分地肯定了「人欲」和「性情」的自然性与合理性，公开抨击和否定了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性，以及佛、道二氏的局限性。

第五，该书《外篇·神鬼》一目，体现了太谷学派一以贯之的鬼神观，即「敬而远之」和「报本报德」的主张。如曰：「神鬼多以爱憎作威福，名利之习，未能忘也。故圣人敬而远之。……夷人祀上帝，知有受命之德，不知有受身之德也。华人祀祖考，知有受身之德，不知有受命之德也。有身无命，身何以存？有命无身，命将焉寄？唯圣人为能享帝，唯孝子为能亲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

第六，在现存的其它太谷学派遗书中，未见有系统或专门谈论政治的。该书则独立《政事》一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这对研究太谷学派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内篇·政事》曰：「井田之复，大率以三十年为断。其制：令凡有田者纳土，相其才，可官则官之，不可则予以世禄或以世职。凡庶人有田，准卖不准买，惟士大夫始得令买。不待三十年，而田尽入官矣。庶人授田，制唯百亩，士受则倍之。半以士并耕，半使人代耕。以今天下而论，欲平治，只须期月三年。若行王道，则非三十年不可。」很明显，所提倡的土地政策，旨在反对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其具体方法是，渐渐由官府或士大夫收买民田，再使士大夫纳土授官，将土地逐步收归国有，实行授田等。这种作法，已非单纯的「复井田」旧制，而是具有了新的内容，尤其是要求士大夫阶层也要兼耕的设想，更有创见。

此外，李光圻对封建政府机构的设置，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曰：「置官之法，每县置左右尹，分司其事，武备则置一千总理之。四县置一府，两府置一道，两道置一方伯。王畿内则置两宰，如周公治东，召公治西之法。凡在外封建诸邦，皆统之封建之制。小者五十里，大亦不过百里。凡任官以三考为黜陟，其有贤能兴旷废职事者，不必拘此例。」等等，均带有明显的复古色

彩。总之，太谷学派的这些政治主张，尚属书生之见，基本是空想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第七，该书《外篇·文学》一目，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李光圻的文艺理论，其中颇有不可不刊之论。如曰：「文之优劣，切题便佳。……不切题之言，虽锦心绣口不为之。切题之言，即俗语常言亦入妙。」执理者，不可与言诗也。……白居易《长恨歌》：「蛾眉山下少行人」，或曰：「明皇幸蜀不曾经过此山」，是皆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祇可讲考据辨字义，而不可与言诗。」以及《木兰辞》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起，以「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结，真是天仙化人之笔。若今人为之，必以忠孝节义为大手笔矣。」等等，均体现了作者主张诗歌创作，着重在抒发性情，自然天成，而不必拘于理义，流于形式。「泰州本」《群玉山房诗钞》所附的《论诗文》、《论书法》二文，内容与此基本相同。估计二文是根据该语录的这一部分整理而成。

另外，该书《外篇》所附《字说》，与张积中的《六书说文略》、《论语三十六虚声注》二文的性质相同，表面上均以解说文字为名，实际上说的则是太谷学派的某些修养功课。如曰：「必，心一则必。圣从耳，闻而知之。贤从目，见而知之。帝，肺字变相。……本阳在下，末阳在上。知，天命至如矢人口。天命至，则人知开。」等等。

第八，该书还提到了一些外国的事物。如说：「西女无乳，西婴皆饮牛羊乳。……古人生产皆用巫医接生，今泰西人行之，是礼失而求诸野也。每逢会期行洗礼，以凉水浇顶。洗字从先，乾象也。天降甘雨，自上而下。」由此反映了李光圻对当时西方文化的了解尚局限于表面。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该书系谢逢源笔录李光圻讲学的内容汇编，因龙川弟子众多，社会

成份复杂，文化素质相差较大，而李光炘讲学又多因人施教，所以该书尚有不同世俗神秘之语和牵强附会之辞。有些言论，看似预言，实为寓言，则另当别论。

《观海山房追随录》一卷，亦李光炘之语录。据《归群宝籍目录》载：该语录附《龙川弟子记》后，希平夫子谨订。由于是黄葆年根据《龙川弟子记》删订简编而成，故其内容均见于《龙川弟子记》，恕不具录。

《龙川太夫子遗著》一卷，张德广辑。泰州图书馆藏抄本。因未获见此书，不得其详，暂付阙如。

《李龙川手批四书集注》一卷，泰州图书馆藏抄本。《归群宝籍目录》未著录该书。一九九一年，笔者陪同先师刘蕙孙教授和德国汉学家屈汉斯博士赴泰州考察太谷学派遗迹时，在泰州图书馆曾匆匆一阅。是书系李光炘亲笔朱批，书体为蝇头小楷，古茂苍劲，弥足珍贵。只因当时时间紧迫，未能细看，故具体内容尚无法叙录，亦暂付阙如。

注释：

- ① 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后记》。
- ② 黄葆年《黄氏遗书》卷一。
- ③⑤⑥⑦ 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光绪十一年。
- ④ 李光炘《龙川先生诗钞》。

第一輯總目

第一冊

序

劉蕙孫

附記

方寶川

周太谷及其《周氏遺書》

方寶川

周氏遺書

周太谷著

第二冊

張積中及其著述

方寶川

張氏遺書

張積中著

張氏遺著三種

張積中著

白石山房語錄

張積中著

白石山房遺集續編

張積中著

第三冊

李光炘及其著述

方寶川

李氏遺書

李光炘著

龍川弟子記

李光炘著
謝逢源編

觀海山房追隨錄

李光炘著
黃葆年刪訂

龍川夫子年譜

謝逢源著

李平山先生年譜

黃葆年刪訂

第四冊

黃葆年及其著述

方寶川

黃氏遺書

黃葆年著